



2002 日韓世界盃

2002年世界盃，第一次由韓國及日本，兩個國家一同主辦，也是首次在亞洲區舉行的世界盃，作為東道主的兩隊就不需參加外圍賽，因亞洲區兩隊強隊不用參加外圍賽，間接造就中國隊第一次進入決賽周。

回憶當時，大會版權公司問TVB會否購買亞洲區十強賽，但當時老闆認為2002年世界盃香港版權已屬有線電視所有，如果我們還購買轉播，變相好像是幫助有線電視作宣傳，在商言商，於是老闆就決定不買；而身為體育製作人的我當然不是滋味，因為其實需付的版權費不高，只是10萬港幣，而在所有40場賽事中，可以選擇只轉播中國隊的8場賽事，但老闆做了決定，我們作為員工也有辦法，只可目送大會把版權賣給亞洲電視。

2001年9月15日(星期日)晚上，亞視直播中國主場迎戰烏茲別克，結果中國由李璋峰、范志毅，各入一球，以2比0獲勝，中國成功首次進入世界盃決賽周！可想而知，當時亞視的收視少數地超越了TVB，等於大勝了一仗，而事後我們有些老闆指責說：「為什麼體育組不把這個賽事版權買下來，放在櫃桶底也好，也不要讓亞視買到！」可能說話之際氣在心頭，他們忘了當時決定不付出10萬港幣的正是他們，不過也罷，老闆喜歡說什麼也可以。

2002年日韓世界盃，版權雖然屬有線電視，但合約中規定必須把四場重要賽事交給免費電視播放，包括：開幕禮賽事，兩場準決賽及決賽，另外每日賽事精華，當時TVB與ATV有合約，必須一齊轉播。當我們與ATV商討合付版權費的時候，ATV明白

TVB需要播世界盃多過他們，原因只因為TVB在廣告方面眾所周知賺錢能力強，亦很想轉播世界盃，所以ATV要求TVB付大部分的版權費。

雖然我們只是負責4場直播及精華片段，但製作上也一定是嚴謹認真的；跟過往一樣，亦會派出外景隊及記者到日、韓去報道世界盃各隊花絮，當然主要目標是追訪中國隊。今次派出前港姐黃安琪做主持，而在追訪中國隊隊花期中，黃安琪與中國隊范志毅傳出緋聞！緋聞經過報章的報道，也間接增加了電視的收視率及觀眾的注意力，以節目製作人而言甚為正面。所以說，有時一些無傷大雅的緋聞，也非壞事呢……

然而說回球隊，中國隊技術始終與其他球隊有距離，入圍決賽後連3場敗北，未能晉級，而范志毅也不用作賽，所以在決賽當日，我們邀請了范志毅出席，作為我們的節目嘉賓，與觀眾見面，分析賽事。結果巴西以2比0贏德國，第5次捧走世界盃。

公司總結日韓世界盃，無論在收視率，廣告收入，也優於上屆1998年法國世界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在商言商，既然不買版權卻有更高的收入，估計日後也不會再購買世界盃版權。該屆轉播，唯一美中不足之處，是決賽後因為有線電視不准播頒獎禮，在製作節目而言我覺得欠缺了完整性，但如果TVB堅持播頒獎禮，則是違規，會被罰款的。



■2002年日韓世界盃，一班節目主持人及嘉賓攝於TVB錄影廠。 作者提供



身在異邦心在漢

大姐和姐夫移民後觸動思鄉情緒，最近幾年來港小住期間，每隔兩三天，都到內地不同城市觀景看民情，近兩年尤其為新疆的現代化感動不已，春夏秋冬分別每季都去一次，體會一下不同季節不同角度下當地的景物和氣氛；此外也為今年西藏首季消費增速百分之十五為全國之冠而驚喜。

姐夫說無論內地任何大小城市，每去一次，都有令人驚嘆的改變，就以長春為例，多年前滿街的自行車，最近已給大小房車取代了；就算其他窮鄉僻壤，每年都有不大不小新建設。

武漢學府林立，晨早滿路三五成群朝氣勃勃以輕快步伐走路的大學生，樂觀自信的健康形象，未來美好前景，都從他們發散陽光的青春俊臉上畫出藍圖，也就不由深深為香港的學子祝福祈禱。

日前遊廈門，順便兼看金門，前者民生優越環境一眼可見。內地任何公共場所歡樂園地，老少遊人一團和氣，公車上年輕人讓座蔚然成風，「行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」的標語已潛移默化啟示出正能量，最近旅遊回來時高鐵縮短歸程之樂，生為現代人獨有的享受，想

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如果生於今日，奔波十六省就不必舟車勞頓那麼辛苦了。

姐夫那麼愛國居然擁有外國護照，必然有人非議了，他自己的合理解釋是，在英殖時代出生的中國人，國家觀念再強，一紙護照，當年不過是為了求學工作方便而申請的居留證，擁有英治時代身份證時，意識上也沒有忘記過自己是中國人，為求學和謀生入了外國籍，這種感覺跟自己的黑眼珠和黃皮膚一樣依然沒有半點改變，也正如上幾代所有華僑一樣，這心還是牢牢懸念着自己國家，異國落地生根後，不但不會因國籍而減弱愛國情懷，反而愛得更加熾烈，僑民的「僑」字象徵人造的橋，人造的橋也是內心的橋，無論相隔千萬里，都能貫通到自己國家那片黃土地。



■長春人上班，很多都有自己的房車了。 作者提供

烈火之後

一團烈火燃燒的不僅僅是一具軀體，一條人命，也燒掉了點火者的良知，這人豈止是暴徒，簡直是恐怖分子——以威脅生命來扼殺異見者，而且是光天化日、眾目睽睽之下。

我不知道那些一副道貌岸然的「和理非者」面對這位平民那滿身傷痕時，心裡有何作想。在和平示威、表達訴求已完全演變成由打砸搶到公然殺人放火逾五個月、來到火燒家園的時刻，任何有血性、良知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放下政治歧見，共同譴責暴力，喝止暴力，而不是借機抽水！

正如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所說，當你全副武裝、蒙頭遮面而攻擊別人時，你不再是學生，而是暴徒。因為沒人知道你的身份是誰，而真正的為民請命者是和平的，更尊重他人性命。此時此刻，前特首不以「不在其位而不謀其政」而作事不關己之態，勇於發聲，實在難得。

任何人遇到蒙頭遮面的全副武裝者集團圍攻，本能的反應就是自我保護，啟用身上的武器進行反擊，包括開槍。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一位市民而不僅僅是學生倒下，包括那位勇敢發聲而遭到火燒的「中年大叔」。

當我們透過電視畫面看到那一團熊熊烈焰和掙扎中的火人時，也看到一群人拿着手機拍照，當中更傳出一個狼心狗肺者幸災樂禍的聲音。真為號稱國際大都市的香港居然有這些無知愚昧者害臊！

大意指，馬兒跑得快，路邊人不斷為之喝彩；馬兒益見得意，繼續狂奔，最後栽倒地上，一命嗚呼。意思是殺這匹馬的人，就是在路旁鼓掌喝彩的人。

看香港這場已演變成暴動的「運動」，除了空洞的政治口號外，就是頻仍不斷的破壞，從死物到活人，暴力的猛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一個個鎗聲亮麗、繁榮自由的活力都市頓成死城，市民失去從言論到出行的自由，滿目瘡痍。人和城市都被困在人為的烈火熊熊中。



■中大暴徒偷弓箭意圖用作武器與警對峙。 網上圖片



摩洛哥討價還價

旅遊摩洛哥，印象最深是被「斬」到「一頸血」，這是一個對遊客開天殺價的國家。印象中被「斬」了幾回，一次比一次絕。

旅遊其中一項是在菲斯參觀陶瓷廠，摩洛哥的陶器琳瑯滿目，雖然簡樸，但美麗的幾何花紋，鮮艷的色彩，足以令人眼花繚亂。參觀工藝製作後，來到美輪美奐的展售廳，標榜全場八折，最便宜的小號塔吉鍋小擺設，一個手掌包得住的大小，當地貨幣迪拉姆(與港幣相差不過)120DH，八折後約100DH，遊客們都想買個紀念品，平靜的心開始浮動，出手的不少。來到新舊城區的城門，小販攤檔同樣的塔吉鍋小擺設，竟叫價20 DH，真叫我暈得一陣陣。唯有自我安慰，我們的戰利品有陶藝廠的簽名認證，質素會高一點。

經此一役學精了，購物時必然三思而後動。進入撒哈拉沙漠，在我們觀日出後，沙漠嚮導柏柏爾人，從背包拿出一大堆寶貝，是化石和礦石，在陽光灑金的沙漠中，這些小件分外浪漫精美，開價幾百元，其中有個鑄鐵小玻璃瓶子，本來平平無奇，但裝滿了撒哈拉沙漠的幼沙，竟然變得別有價值了，開價200DH，這回大家學會討價還價，講到120DH，不少團友又滿心歡喜出手……我這回學會冷眼旁觀。

在走出沙漠後的加油站禮品店，赫然看到同款小瓶子，竟然明碼實價20DH，把持不住的朋友又一次當頭棒喝。

皮革製品是摩洛哥的主要產業之一，來到馬拉喀什的著名市集，當地的皮革製品特多，受朋友所託買皮革拖鞋，檔主開價800DH兩對，經過三番四次叫價、還價，竟然可以還到300DH兩對。打開錢包只得250 DH，以為交易告吹了，對方竟然250DH通殺，這下手真有點青出望外。減幅能夠這麼誇張，價錢沒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作為旅遊者，這種討價還價的經歷，是遊摩洛哥的另類體驗。



百家廊

小時候，我們村口有一座平橋，貫通南北。橋底下是一條長長的溝壕。抗日戰爭爆發時，八路軍曾匍匐在溝裡打過日本鬼子。後來，村民把這溝叫「永紅溝」，橋自然而然也成了「永紅橋」。以此為界，前有橋南村；後有橋北村。我的姑姑從北村嫁到南村後，活得很是滋潤。

姑姑是個熱心腸，喜歡給人做媒。在她的熱心撮合下，北村的姑娘幾乎都便宜了南村的小伙，南村的姑娘也幾乎都落入了北村小伙的手中。姑姑受了一些犒勞，不勝欣喜之至，做媒就做到她親家室裡來了。

姑姑來的時候，大姐在飛針走線，正納着千層鞋底呢！「永紅，姑姑記得你初中畢業兩年了，今年十八歲了吧？」「姑，我一來我就知道你幹啥來了，我可不嫁到南村去，南村哪比得上附近的吉祥村富裕，我想嫁到吉祥村去。」大姐開門見山，直接拒絕。姑姑說：「給別的姑娘撮合，我不會對你窮富，你是我侄女，我能給你找個窮的？這次，是南村大隊書記的獨生兒子龍平央求我來說媒。龍平說：他在永紅橋上見過你，對你很有好感。」大姐一下子愣住了。

就是這點好奇心驅使，大姐答應和龍平見面。姑姑帶着龍平來我家時，我們一家人剛吃過午飯。龍平向我父母問了好，展示了下手中的煙酒。爹娘很高興，笑得嘴似瓢兒。姑姑見大姐沒有抵觸情緒，知道龍平瀟灑的外表已經把大姐的芳心俘虜了一大部位。她安排大姐和龍平去廟房裡聊一會，看看能不能聊得來。

當時，我就像個假小子，特調皮。我偷偷跑到廟房窗戶下，聽牆根來着。大姐先說的話。「聽我姑姑說，你見過我，還是在永紅橋見過我，你不是在胡扯吧？你啥時候見過我？」龍平嘿嘿一笑。「你叫永紅，那橋也叫永紅，我天天從橋上走動，

我不但見過你，還用腳踩過你哩！」我一聽這話，心想，完了，龍平沒戲了。依我大姐暴躁的脾氣，若是有人貶損她，她一定像當年八路軍打日本鬼子一樣，奮不顧身衝過去，把敵人掀翻在地。然而，劇情的發展出乎我的意料。大姐竟然笑了，而且笑出了聲。大姐這一笑，算是給龍平吃了定心丸。一年後，龍平成了我的準姐夫。

結婚前，龍平姐夫去縣城，給大姐買回來一條薄薄的絲巾。大姐收到禮物很高興，拿着絲巾在院子裡臭顯擺。顯擺完了，大姐把絲巾放在了馬扎上，自己忙別的去。忽然，一陣狂風，絲巾被吹起來。我家住在村頭，低矮的籬笆牆不遠處是大片的莊稼地。絲巾撒着歡在空中飄搖，一路向南，大姐發現後，不顧一切追出去。大姐一邊追一邊唸叨：「絲巾絲巾你別跑，你是我的心頭寶。」大風彷彿善解人意，停了下來。絲巾掛在了玉米桿上，大姐過去，不費吹灰之力抓下來。

再見龍平，大姐問：「你怎麼想起給我買絲巾來？」龍平鏗鏘有力地說：「我給你買絲巾，牢牢拴住你的心。」大姐二話不說，去集市上買了一條圍脖回饋龍平姐夫。龍平也問：「你怎麼想起給我買圍脖來？」大姐抑揚頓挫地說：「我給你買圍脖，婚後你拿我沒轍。」

小圍脖，大作用。婚後，龍平姐夫對大姐果然是俯首稱臣，言聽計從。姑姑對龍平姐夫的評價是：讓他向東他不敢向西，讓他攆狗他不敢攆雞。姑姑覺得立了大功，隔三岔五來大姐家裡蹭吃蹭喝，還帶東西往回帶。那天晚上，龍平姐夫抱怨說：「我姑姑來，回回不空手，大包小包給孩子買禮物。你姑姑可真摳！」大姐說：「我姑姑會打秋風，早已習慣成自然，她那點本事，諒你姑姑也學不會。」龍平姐夫說：「我姑姑會打鞦韆，村裡打鞦韆比賽拿過獎。你姑姑會打秋風，算什麼本事，得過獎嗎？」大姐說：「得你個

縱容其實是一種禍害

持續數月的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活動已將香港逼向極度危險邊緣，暴徒攻擊警察、破壞交通工具及市民財產的行為愈來愈激烈；對不同政見人士「私了」手段極度冷血，四處縱火堵路，一直考驗着香港人的忍耐力。到三日這班已經失去理性的黑毛魔發起「三罷」意圖威脅政府，與此同時，他們的暴力程度絕對沒有降低，竟向指正他們惡行的人士放火，想燒死活生生的人，如此殘酷已經超越了香港人的底線，加上這兩天暴徒為了逼市民參加「三罷」，破壞香港交通工具，普通市民無論是返工返學出外辦事都無車可搭，有車的馬路上開車也不安全，隨時有被擲硬物危險，香港交通接近癱瘓，警方也認為香港已經處於失控邊緣，可見問題多麼嚴重，但政府還未有止暴方法拿出來，令人看到希望。

黑衣人經過數月的「作戰」已經成魔，目前已與恐怖分子無異，市民生活已受到嚴重影響，民怨正在爆發，開始冒着生命危險自發上街清路障。市民希望政府增加警力，希望警方強硬執法！遺憾的是愈來愈多青年人、學生參與暴力事件，而且粗口滿天飛，手法非常狠，警方面對這些不聽勸告，不肯收手的暴力青年實在很無奈，他們犯法，警察要拘捕他們，他們就拚命反抗或逃走，警員自然要用力抓，縱暴派眼中就是警方使用暴力，是濫捕；卻看不到這些人用雨傘、鐵錘打人、擲汽油彈縱火、打碎公共設施的武力兇悍，那就不是暴力？不少學校的校長，及社會上別

有用心的人對這些人特別「包容」，要求警方解釋這，解釋那，請你們看清楚事件始末，分清是非黑白，不要為討好外國輿論，怕了野蠻的學生而說些違心說話，縱容年輕人犯法其實是害了他們，沒有令他們及早覺醒，及早回頭，還有重頭開始的機會。若他們輕易過關，他們遲早會重犯。正如大家都認同6.12衝擊立法會警方未拘捕犯法的人，令他們膽子變大，行為愈來愈瘋狂，比黑社會還惡，才出現至今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自爆發示威以來，因為工作性質問題令示威者將執法的警察視為敵人，將消防員、醫護人員當朋友，在社交媒體上不斷製造對立分化言論，導致防暴警察和消防員暗生矛盾，警員與救護員爭拗，看似非常成功！但事實可能是黑毛魔一廂情願，爭拗只屬偶然。都是政府的紀律部隊，沒理由不互相支持。

前天深夜路過旺角區，到處亂竹枝陣、地磚，破爛的店舖門口簡直是「戰場」，穿過朗豪坊對面馬路時，迎面走來三位消防員，隨後有位黑衣女孩，她叫了消防員一聲阿sir，前面開派對了意指放催淚彈，你小心呀！但消防員完全沒有理會她。看到這一幕突然很心涼，也很安慰，當時心正罵這女孩：假好心，妳們不出來搞事，不放火才是真正對她們好。到昨天警方記者會上消防處副消防總長(總部)陳慶勇明確講了：「留意到網上有人發起支持消防員集會，知道市民對消防處的關心，我呼籲如果有有心支持消防處的人，請你留在家中，不要參與任何堵路縱火活動。」太好了，原來消防處官員很清醒的。

大姐的美好姻緣

頭，還不快睡！」大姐話音剛落，龍平姐夫斬頓起。當然，也有點裝。

因為大姐家的氣氛和諧，以前，我去的次數比較多。現在回老家，也是每次都去大姐家玩上半天。他們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有說有笑，有情有意，日子過得風生水起。耳濡目染，我的幽默細胞日積月累，逐漸增多。

本着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」的原則，我時刻準備着在大姐和龍平姐夫面前「班門弄斧」。有一次，我去大姐家裡。看見她家盆裡養着一隻烏龜，菜園子邊上跳動着一隻癩蛤蟆。目睹這兩個小動物，我靈感湧。我對大姐說：「我現編個段子，說給您和俺姐夫聽聽。」大姐和龍平姐夫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計，圍了上來。於是乎，我信口開河。

癩蛤蟆媽媽和烏龜媽媽各帶着自己的孩子在淺灘上玩。小烏龜們和小蝌蚪們玩得開心極了。一隻叫圓圓的小烏龜，特別喜歡一隻叫美美的小蝌蚪。美美也樂意和圓圓玩。癩蛤蟆媽媽看在眼裡，樂在心裡。牠對烏龜媽媽說，既然兩個孩子互相喜歡，咱們不妨訂下「娃娃親」吧？烏龜媽媽比較開明，兩家一拍即合，婚事定在一年之後。婚禮一切從簡。婚禮當天，沒有鞭炮齊鳴，沒有鑼鼓喧天，圓圓馱着美美悄悄回了自己家。洞房裡，圓圓掀開紅蓋頭，大吃一驚。眼前哪裡是美美？分明是一隻面目可憎的癩蛤蟆。圓圓質問道，你究竟是誰？為什麼冒充我的美美？新娘垂下頭，自卑地說，我就是美美呀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我長殘了……

我大姐很棒捧，哈哈笑了起來。龍平姐夫聽完，故作嚴肅，說：「幸虧我和你大姐都沒長殘，要是長殘了，你兩個外甥也跟着遭殃。」大姐白了龍平姐夫一眼，說：「妹妹說的是烏龜和癩蛤蟆，你少往自己身上扯。」龍平姐夫笑嘻嘻拿起掃帚，去打掃院子門口了……

的，今天沒有這幾個字無法寫文章。

倘是維護現代漢字，我覺得不是靠屏蔽外來縮略語就能解決問題的。我認為文化的自信心是關鍵，在如今的語境下，連我們自家都不待見漢字了，不管什麼專業都要考外語，不管什麼職稱都要考外語，不管什麼職位都要考外語。社交場合互換名片，上面必印英文，而且大多錯誤百出。在這種文化的自我矮化中，夾生的外來縮略語就產生了。

不過外來縮略語也要分幾種情況，並非一刀切那麼簡單。

第一種是合理稱謂，不這麼說就不行的。比如NBA、WTO等等。這些專屬名詞，意義明確，而且不會產生歧義。我認為為刀子砍向它們，有點濫殺無辜。但專屬名詞不宜過多。NBA畢竟已經名滿天下，但「英超」、「意甲」等等就不必再來個英文縮略語了。

第二種是假洋鬼子的濫用。比如現在人人都會說的「PK」，其實連美國人都不知道那是個啥，偏偏咱們就給它安上「比拚」、「打擂台」的意思。另外，中國人到國外就找WC解決「下三路」問題，哪知道洋人不

用，只用Toilet或者Washroom。

第三種是命名的匆忙。信息時代不斷會有外來新事物湧入，但無論是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研究者都空前浮躁，基本沒人認真琢磨命名。明明是快速公交，非要叫「BRT」，某年的廣東兩會上，據說公交系統的代表一口一個BRT，很多代表面面相覷，都在問BRT是個什麼東西？當時的省委書記调侃道：「BRT就是不讓通。」我遇過一個人，問他在公司做什麼？他回答說是HR，費了好大勁才搞明白原來就是做人事的。

當然，語言文字的發展本來就是融合的過程，漢字也從來沒有排外過，唐詩裡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」的句子裡，「葡萄」、「琵琶」都是西域的外來詞。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，像蒙太奇、幽默、拖拉機、吉普車等等，它們之所以能真正地融入漢語裡，原因在於都經過巧妙的「漢化」。經過漢化的外來語，正如混血兒，既像爹也像娘。而沒有經過漢化的外來語，就像領養的孩子，不像爹也不像娘。假如我們把幽默稱為「HM」(Humor)，這個詞還能活到今天嗎？



漢字的純與不純

近期因為忙於調整由我師父胡野秋先生主講的視頻欄目《胡腔野調》改版的事，想起廣東電台曾經下文要電視台禁用NBA、WTO等外來縮略語，便再度和朋友們討論起漢字的「純潔性」問題。

其實說到漢字的血統問題，今天的漢字已經不那麼純粹了。在我眼裡，真正的漢字只存在於繁體字時代，作為一個書寫、閱讀系統的漢字已死，我們今天熟知的，是作為人際交流的、實用的漢字系統。漢字跟世界上其他文字最大的不同在於，它斷裂過，而且還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表達與認知方式，所以今天的國人和古人在文字書寫與閱讀上隔着一堵牆。我們讀漢文化鼻祖孔孟老莊的典籍要靠「翻譯」，所以我們有時在和孔子對話時，實際上是和子丹姐姐對話。但外國人讀他們祖先的文章沒這麼費勁。因為他們用同一種語言。

既然存在着兩種漢字，那麼我們維護的是哪種規格的純潔？是古代漢字，還是現代漢字？古代是沒有「的、地、得」這些虛詞

